

美加快“多域作战”概念应用

■ 傅 波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陆军第3支多域特遣部队将于今年5月前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届时,该部队将与已完成组建的第1支多域特遣部队在“印太地区”轮换开展行动。有媒体评论称,此举标志着美陆军“多域作战”概念的实践运用进入新阶段。

新部队呼之欲出

美陆军于2016年10月正式提出“多域战”(后改为“多域作战”)概念。2017年7月,美陆军以第17野战炮兵旅为基础,组建第1支多域特遣部队。部队人数2200人,下辖4个营,驻地华盛顿,配备M777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标准-6”防空导弹等。2021年,美陆军以第41野战炮兵旅为基础,组建第2支多域特遣部队,驻地德国,编制、装备和作战模式与第1支多域特遣部队类似,目前已组建完毕。

2022年9月,美国在夏威夷沙夫特堡启动第3支多域特遣部队组建工作。美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查尔斯·弗林近日表示,第3支多域特遣部队预计今年5月前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另据美媒报道,美军未来还计划组建第4和第5支多域特遣部队,分别专注于北极和在全球范围内响应。

美陆军参谋长麦康维尔表示,多域特遣部队拥有更强的能力和敏捷性,“我们可以迅速将其部署到需要的地方”。这些部队将跨越所有领域(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作战,配备包括远程精确火力在内的各类作战系统。

新能力加速生成

有外媒报道称,美陆军第3支多域特遣部队实战能力加速生成,标志着美军“多域作战”概念的实践运用逐渐成熟。

其一,加速能力融合。美军认为,通过所有作战领域快速且持续的整合,在特定时间窗口形成多重优势,迫使对手陷入困境,是“多域作战”概念的制胜机理。从多域特遣部队配备的武器平



美陆军士兵在德国格拉苏沃尔训练基地参加军事演练。

台看,其已具备远距离移动目标打击、防御体系穿透、海上作战、网络空间攻防、电子战等多种能力。此外,多域特遣部队还聚焦前沿作战能力生成。弗林表示,多域特遣部队的部分行动是开展远程精确火力打击演习,包括定于2023财年晚些时候开展的高超音速武器演习。

其二,突出盟友联合。近年来,在美陆军主导开展的旨在评估印太司令部多域特遣部队作战能力的“联合作战评估”演习中,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部队组成多国任务组织参与其中。美军高层表示,当前正依托“通道”行动年度联合演习,强化美陆军太平洋部队与整个地区伙伴国之间的战备和协同作战能力。弗林表示,美军在演习中对自身和盟友多种高端武器、远程火力、一体化空中与导弹防御系统及情报收集和支持平台的实战能力进行了验证,使美盟协同作战水平达到新高度。

其三,凸显地域聚合。美军认为,由于“印太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对陆军作战行动提出了更多挑战。未来,美陆军与“印太地区”对手进行的任何战斗,

都不应只局限于地面战斗,而必须考虑空中、太空、海上、网络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对抗。有美军高层表示,随着陆军专注于在“印太地区”的威慑,该军种第3支多域特遣部队将与另外2支部队共同加强在该地区的联合作战能力。

新挑战接踵而至

总的来看,美陆军“多域作战”概念主要强调所有作战域的协同行动,打破传统以军种为核心的作战域边界,被视为“空海一体战”之后美军作战概念的再度发展,是美军以作战概念更新促推作战能力革新的惯用做法。

自2021年美陆军发布《陆军多域转型——做好战备赢得竞争与冲突》白皮书以来,美军着手以多域特遣部队建设为主轴,多举措提升多域作战能力建设,试图以此为核心推进转型发展。此次第3支多域特遣部队完成组建并基本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后,“多域作战”理论转化将再度提速。展望未来,由于美军各军种建设与作战特点不同、军种文化各异,“多域作战”概念的实践运用面临

诸多问题。

一是焦点难统一。美空军着眼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与控制体系,提出多域指挥与控制概念,研发先进作战管理系统,将多域作战向战术级下沉,以提高未来作战的敏捷性和跨域协同能力。美海军吸纳“多域作战”概念核心思想,提出打造“一体化全域海上军事力量”,重点开发“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如何将上述概念和行动计划进行整合,是美军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是时差难克服。美陆军部署与行动以月计,海军部署与作战以周计,空军部署与作战以小时计,空军军作战行动以分钟计算,网军作战行动以秒计算。未来美军各军种如何在规定时间内有效行动,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是耦合难实现。美军研发与采购体系以军种为基础,各军种采用不同供应商系统,增加了系统耦合的难度,导致跨域指控、通信存在障碍。而美军内部各军种长期以来一直就预算分配问题争吵不休甚至发生内讧,美陆军以多域能力建设为名,实现军种深度融合的想法恐难以实现。

土埃关系日渐回暖

■ 张小丽 董小超

环球时评

3月18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访问埃及,与埃及外长舒凯里举行会晤。这是10多年来,土耳其首次派出部长级官员访问埃及。两国外长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国将在恰当时候将双边关系恢复至大使级,并推动两国元首在今年下半年举行会谈。3月20日,土耳其正式启动驻埃及大使任命程序。土埃两国关系在经历近10年“冰冻期”后,开始逐步回暖。

土耳其部长级官员上一次访问埃及是在2012年,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赴开罗,出席由阿拉伯国家联盟举办的叙利亚危机相关会议。2013年埃及政局震荡,时任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塞西领导的军方力量推翻。土耳其执政党同穆尔西所属埃及穆兄会关系密切,多次声援穆尔西,两国关系因此恶化。2013年底,两国分别召回驻对方国家大使,双边关系降至代办级。

直到2021年,土埃关系才出现融冰迹象,是年3月,两国进行高级别外交官员磋商,这是自2013年以来两国首次外交接触。2022年11月,两国领导人塞西与埃尔多安在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期间握手交谈。今年2月土耳其大地震后,舒凯里访问土耳其并运送救灾物资至该国。

土埃两国改善关系,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总体缓和的趋势相吻合。2020年以来,中东国家一改前几年紧张对抗态势,相互间关系出现持续缓和势头。需要指出的是,在土埃两国关系回暖过程中,土耳其表现得似乎更为积极。这与土耳其当前面临的国内经济形势及地区发展局势不无关系。

首先,由于近年来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土耳其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日趋严峻复杂。谋求改善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加强地区影响力,成为土耳其改善自身处境的重要选项。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的埃及,是非洲联盟前身非洲统一组织的创始国,在非洲联盟以及区域事务中拥有重要话语权。土耳其缓和与埃及的关系,甚至加强与埃及合作,意在巩固中东和北非地区立足点。

其次,经济因素是土耳其谋求改善与区域国家关系的重要推动力。受新冠疫情冲击下,土耳其经济发展势头明显放缓,该国通货膨胀极其严重,里拉贬值迅速。改善与区域内国家关系,有助于推动该国与区域内国家间贸易,从而提振国内经济。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停摆数年的土埃关系正逐步缓和,但完全改善仍难“一步到位”。考虑到土埃双方在诸多敏感问题上存在分歧,未来两国关系深入发展将面临多重挑战。

利比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利比亚国内仍处于不同派别对峙状态,土耳其支持设在的黎波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埃及则支持哈利法·哈夫塔尔领导的东部武装“国民军”。目前,两方势力仍僵持不下,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可能成为影响土埃两国缓和关系的重要因素。

油气资源开发方面矛盾颇深。土埃两国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开发和专属经济区划定方面矛盾重重。2020年9月,埃及、以色列、希腊等国正式设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土耳其被排除在外。作为回应,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经济和海事谅解备忘录,寻求在地中海东部获得更大专属经济区。土耳其企图借民族团结政府争夺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做法,引发埃及等国不满。

两国对非洲政策存在差异。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两国在尼罗河主要支流青尼罗河上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建设、填充和运营方面存在分歧。而近年来,土耳其不断密切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并签署军事协议。未来,土埃两国在萨赫勒和东非地区影响力争夺上很难迅速休兵,也将成为两国关系转暖过程中又一阻碍。

日本在亚太地区频刷存在感

■ 石 文

近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动作十分活跃。日本外务省宣称,这是日本参与地区事务的重要体现。有外媒称,日本诸多外交举措紧随美国外交战略,其以“共享价值”为名拉帮结派,将加剧国际关系阵营化趋势。

为“印太版北约”攒局

3月以来,日本在外交领域掀起一波“热浪”。3月1日,美日韩3国举行首次经济安全对话,就关键技术出口、联盟供应体系等展开交流。3月3日,美日印澳在新德里举行四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计划在高科技领域筹建联盟体系,推动演训常态化,扩大双边、多边演习。3月1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电话,岸田表示支持美英向澳提供核潜艇及转让技术等计划。日本热衷穿梭于美在亚太地区重要同盟机制中,体现出其地区“跟班”角色。在美国斡旋下,3月中旬,韩日首脑

会晤在东京举行,双方决定重启“穿梭外交”,构建情报共享机制,恢复《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创建未来伙伴关系基金。时隔不到2天,岸田飞往印度开启新一轮外交活动。报道称,在美国授意下,日本密切与澳、韩、印、菲等国外交关系,意在为“印太版北约”攒局。

给“地球仪外交”打气

今年以来,岸田已按既定计划访问七国集团(G7)中除德国外的其他5国。3月18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日本,补齐了岸田G7首脑双边会谈的最后一环。德日双方决定在5G、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扩大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继2022年派空军战机赴日训练后,再次决定派陆军参加双边联演,以外交之名推动“借船出海”,将助长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气焰。报道称,日本以G7东道国身份在外交领域“作秀”造势,意在向外界展示所谓“西方在亚太地区

最亲密代表”身份。

在东南亚,日本以加强与东盟合作为由,不断拉近与越、菲、印尼等国关系。3月6日,日本外相林芳正与印尼外长蕾特诺会晤,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海上安保合作进行磋商。同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出访越南,与越南高层举行会谈。日外务省宣布,计划年底前与越南就开启“2+2”对话机制达成一致意见。此外,今年12月,岸田将再次在东京“做东”,举行日本-东盟首脑会谈,推动日本外交触角向东南亚延伸。

日本还明显加大对太平洋岛国外交争取力度。3月19日,林芳正接连出访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和库克群岛3国,为所谓“地球仪外交”打气。

做“价值观外交”马前卒

日本秉持美国提出的所谓“价值观外交”,以“共享价值”为名拉帮结派,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

一方面,日本正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打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经济领域框架机制的宣传者和代言人。日本以促进经济互联互通为名,拉拢东盟、太平洋岛国等接纳上述机制。

另一方面,日本不断扩大与西方国家联系,试图成为“西方在亚洲地区最亲密代表”,提高自身外交影响力。在今年1月美日首脑会晤中,拜登表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随后,英国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成为日本又一准同盟。

日本还与新西兰、欧盟举行副部长级会晤,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加强双边关系。近日,日本再次表达加入“五眼联盟”、支持筹建“四方芯片联盟”等意愿。日本以美国为同盟主轴,加快进入美盟“朋友圈”,值得持续关注。

据外媒报道,立陶宛三军司令鲁普希斯近日宣布,该国将购买54辆新型主战坦克,以增强国防实力。上述决定一旦落实,立陶宛将正式结束自1990年独立以来,武装部队没有主战坦克的历史。在北约持续加大波罗的海地区军力部署背景下,立陶宛寻求装备新型主战坦克,意在为北约增添对抗俄罗斯筹码。

立陶宛寻求装备新型主战坦克

■ 郝泽澳 李 伦

自2004年加入北约以来,立陶宛一直处在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前线。2017年起,以美、德为首的北约多国部队开始进驻立陶宛。与装备大量坦克、步兵战车的北约多国部队相比,身处对抗前沿的立陶宛军队整体规模不大,仅装备有少量装甲车和自行火炮,没有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

2022年以来,北约国家加快军备扩充和装备现代化步伐。在扩编陆军之余,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开始寻求引进美国M1A2、韩国K2等主战坦克。受此影响,立陶宛正式提出装备新型主战坦克计划。据报道,未来,立陶宛将以54辆主战坦克为核心,结合现役自行火炮等装备,组建首个陆军师,回应北约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师级部队的提议。

参考北约成员国近年新型主战坦克的投标信息,可推测立陶宛军队新型主战坦克将从以下3个型号中选择:美国M1A2主战坦克、韩国K2主战坦克和德国“豹”2A7主战坦克。对立陶宛来说,3种坦克各有利弊。



美国M1A2主战坦克多次经历实战考验,是美国在立陶宛部署的主要装备之一,价格适中。与立陶宛同处北约阵营的波兰和罗马尼亚于2022年批量采购该型坦克,可在车辆维护、人员培训和装备运用等方面,为立陶宛提供一定参考。然而,M1A2主战坦克已收到大批订单,短期内存在供应不足现状,立陶宛可能要等待数年才能获得实物。

作为国际军火市场上的畅销品,韩国K2主战坦克具有性价比高的特点,可根据使用国需求进行定制。与M1A2主战坦克相同,已获得波兰上千辆订单的K2主战坦克,同样无法在短时间内供应。韩国坦克生产企业宣称,扩产工作在持续数年后才能见成效。

德国“豹”2A7主战坦克性能优异,订购国家不多且采购数量偏少,可最快为立陶宛军队提供实物,立陶宛陆军也较多使用德制装甲车。不过,该型坦克造价昂贵,对于预算有限的立陶宛来说,资金上捉襟见肘。

虽然立陶宛军方高层“雄心勃勃”,但难抵立陶宛军队面临的现实困境。

立陶宛军队总人数不足2万,2022年国防拨款为14.98亿欧元。国防拨款中用于轻型装备更新、训练维持等方面的预算占比较大。批量购买54辆新型主战坦克需要大笔资金,当前立陶宛政府承诺增加的国防拨款仅是杯水车薪。如果不能持续提供额外资金,新型主战坦克购买计划将难以继。

有限的资金将使立陶宛在选择新型主战坦克时左右为难:要想降低资金不足影响,就须选择价格合适的美国M1A2主战坦克和韩国K2主战坦克,然而,这将导致立陶宛在较长时间无法获得实物;要想快速交货,就须选择单价高昂的德制坦克,这对于经济稍有起色的立陶宛来说负担不小。两难之下,不排除立陶宛从其他北约成员国购买车况较好、性能适中的二手坦克。

上图:北约部队驾驶M1A2主战坦克在立陶宛境内参加军事演习。



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美国主导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